

在柏林禪寺抄心經

文學漢林

魏東俠

一進柏林禪寺就找廁所，這讓我很沒面子，感覺對不起眾神佛。

「抄經不？」
愛人看見一處寫着「抄經」的門臉，和廁所離着挺近，這讓我的敬意和愧意同時舉手贊成。

一位三十多歲的優雅女士微笑着說：「不到抄經時間。也可以到隔壁去抄了，一位先生抄着呢。」她還很快端過來兩杯茶給我們。

啟開紅色木門，抄經的屋子真靜啊。一位書法家模樣的老先生正一身白衣地端坐揮筆。十來張書桌均勻分布。每一張書桌上放着一方硯台，一支毛筆，一張寫着《心經》的紙。所謂的抄就是一筆一畫按着字樣描，有點像歌廳裏跟着原聲唱。

我和愛人相鄰而坐，各持毛筆，同在書法紙上寫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特別像兩個參加高考的學生，守着試卷，埋頭做题。不同的是，高考有時間限制，還帶着眾人的期待，壓力如山；抄經完全是修心，快了慢了都待。

即使這樣，抄經的過程也有着爬山的感覺。起初覺得好玩，寫着寫着手酸了，到中間又怕把墨蹭到袖子上，很納悶古人何以寫字從右到左？就急躁，不敢濃墨重彩。寫到三分之二，找到了感覺，有那麼一行字明顯順手，唯有豎的筆畫寫不直，沒力度。寫到「三菩提故知般

若波羅蜜多是」那一行，筆手合一，人字互融，正得意間，哪知愛人「交卷」了，被勸離場前倒是沒忘給我拍張美照。於是我的字飛了起來，只求速度，不保質量。剩下最後幾個字，才意識到光顧着低頭「爬山」了，忘了看風景，其實沿途好字不少，深悔結尾草率，又開始求真務實，一筆一頓，怎奈確實累了，除了墨比前邊的黑一些，字上並無長進。

把毛筆上的墨汁逼着硯台邊收盡，戴上帽，放在筆架上，蓋緊硯台蓋，喝一口爽口的茶，偷拍一張作業照，拿上手機和圍巾，同上一刻說再見，告別抄經的自己。這就等同於下山了。

愛人正在外屋看佛學視頻，見我出來，立刻起身，走時不忘提醒，有免費的書可以拿。我拿了兩期《禪》。

此次來趙縣，目的是看趙州橋，柏林禪寺是順便落腳的景點，免費抄經已耗掉個把小時。不過帶着剛抄過經的心情行走在柏林禪寺，敬畏感大漲，虔誠度十足，走路都小心翼翼，說話也低了分貝，生怕冒犯神佛。就在這時，一

●帶着剛抄過經的心情行走在柏林禪寺，敬畏感大漲。網上圖片



位大媽撲上來鬼鬼祟祟地問：「要香嗎？需要帶路嗎？用給講講嗎？」一顆如水的心頓時沸騰，感覺剛才修的一切還得從頭再來。

六處佛像相隔不遠，尤其值得一看的萬佛樓鎖着門不讓進，時間上算是眾神給予了我們照顧。

有幾個亮點值得分享。一是免費西瓜。在「瓶鉢生涯」樓西側北端，有專門的服務人員不停地將西瓜分給路過的各位善信；二是「指月樓」幾個字打動了我，肉眼可見的美，一想，更美了；三是一棵一千三百年的古樹，有一小塊樹皮都快被人摸成銅的了，連它旁邊的一堆樹瘤都透着老神仙的樣子。我對愛人說：「這是李隆基時候的柏樹，可以叫它玉環。」

愛人立刻神往地多看了一眼；四是長廊上淨慧長老的簡介和他的詩詞，讓我久久凝視。他一歲半被父母送入湖北黃岡縣汪集仙姑廟，由海善、仁德二位尼師撫養。終生為僧。他的詩詞談不上多有文采，卻透着情懷。比如《柏林禪寺萬佛樓工地雜感》：「經行不忍見高樓，每見高樓事地維。昨日買磚錢未付，今朝鋼價又抬頭！」一位高僧為廟宇工程遇到資金困難時的無奈躍然筆端，文字淺顯幽默，背後的辛酸卻不是為個人。

出了禪寺門，全是誘惑。門口的豌豆黃不難吃，我買了兩大塊。一家非遺燒餅，有甜的，五香的，椒鹽的，我嘗着椒鹽味的不錯，買了三包。他家驢肉燜子也好吃，可惜貴，我花25塊錢才買到兩個。我問她：「附近還有沒有不錯的小吃，想帶些回去。」是想讓她推薦哪家梨或者梨糕好，畢竟趙縣的雪雪梨挺有名的。結果此女想了想說：「沒有。除了我們家，沒好的了。」即使這樣，我還是買了幾瓶梨膏糖。

走在去趙州橋的路上，我們不斷回味柏林禪寺，說到一出寺門就做了慾望的奴隸，雙雙決定下次再來抄一遍心經，好好抄，用心抄，抄出心得，抄出境界，得對得起人家景點一片苦心，在流傳兩千多年的文字裏，修一顆平和慈悲智慧乾淨之心。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更闌人靜

郭靜

小房子

有間小房子，便好
最好南北通透，陽光或月光
可以適時地灑進來
房前屋後，植樹幾株
不必高大茂盛
它們是楊樹、槐樹或者梧桐
清晨或黃昏，總會漏進幾聲鳥鳴
我可以掛上藍色的窗簾
在一個人的時候
把它想像成大海或者天空
偶爾枕着波濤或星辰入眠
小小的房子，容得下一張床
一張桌子或單調的冥想
幾本書散亂在床頭
小小的粗陶罐裏
有時空無一物，有時
插一束草花或乾枯的玉蘭
像時間留下的模具
因為你來，我不感覺孤單
因為你來，這小小的擁擠
呈現生活的藝術

匣子

規則的橫截面上
匣子適合輕拿輕放
時間的包漿，取代了發黑的苔中
泣血的梅花早已風乾
兩只鴛鴦蕩起的水紋
偶爾在黑夜，波及到枕邊
玉鐲噙着綠，不肯吐出一
段塵緣的真相
摺疊的信箋，紙短情長
在快遞時代，無處投遞
每個匣面，都是一面時光的鏡子
僅有隱姓埋名的人
能掂出它的分量
時間的標本或秘密
在你目光一遍遍的擦拭中
讓一種幽深，沁出
無法言說的暖意或冰涼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時代詩行

一碗麵線糊，歲月綿長

指間歲月

林新發

灶台上的陶甕「咕嘟咕嘟」吐着白氣，骨湯在文火裏煨了整夜，濃得像化不開的晨霧。砂粒細密的甕身沁出層薄汗，母親手腕輕抖，銀絲般的麵線便滑入甕中，蝦米蜷着琥珀色的身子，香菇褶皺裏吸飽了湯汁，炸得金黃的豬油渣在湯麵打着旋兒，香氣裹着蒸汽漫過竹編的窗櫺——這碗熱氣騰騰的麵線糊，是老宅最暖的晨光。

小時候，麵線糊是母親的魔法。每逢墟日，她總拎着竹籃早早出門，竹籃縫隙漏下的晨露沾濕褲腳。換回的麵線還帶着石磨的粗糲感，五花肉肥瘦分層像雲紋宣紙。她繫着藍藍圍裙，圍裙角補着褪色的木棉花。炸醋肉時，油鍋裏騰起的嘩啦聲驚飛簷下的麻雀，她用竹筷將肉塊翻得金黃，案板上切好的薑絲堆成小山，八角在陶罐裏碰撞出清響。平底鐵鍋燒熱時，她往掌心倒一小勺豬油，蛋液滑入鍋的瞬間滋啦作響，邊緣泛起金黃的蕾絲邊，用鍋鏟輕輕一摺，溏心便裹進焦香的蛋皮裏。我最愛蹲在灶台邊添柴火，看她把煎蛋切成月牙狀丟進湯裏，蛋黃的橘紅在白霧裏若隱若現，沾在她鬢角的白髮上。

母親煮麵線糊總帶着講究。她把麵線在溫水裏泡得綿軟，又用竹筷挑起一縷，「煮得太爛就沒魂兒了。」說着將麵線滑入湯甕，三起三落間，銀絲在乳白的湯底裏舒展成雲。竹筷攪動時，麵線像月光碎在波心，浮起的油花裹着蔥花打轉。我常趁她不注意，偷偷往她碗底藏幾塊炸得酥脆的醋肉，她卻笑着戳我鼻尖：「小饞貓，母親就愛喝這清湯。」可我分明看見，她總把煎蛋最嫩的溏心部分，悄悄撥進我碗裏，蛋皮上還沾着煎製時的油星。

後來我去城裏工作，寫字樓樓下的早餐攤琳瑯滿目，卻再尋不到那碗帶着柴火香的麵線糊。逢年過節接母親來住，我帶她去吃雕花擺盤的早茶，蝦餃晶瑩剔透，腸粉裹着蝦



●這碗麵線糊是老宅最暖的晨光。AI繪圖

仁在瓷碟裏蜷成月牙。她卻只嘗了兩口，筷子懸在半空猶豫：「這些點心太金貴，吃着不踏實。」竹製蒸籠的熱氣模糊了她的皺紋，她用帕子擦着眼鏡，鏡片上的霧氣久久不散。

去年母親七十大壽，我特意訂了間老字號酒樓，點了佛跳牆、紅鯉蒸米糕，連麵線糊都是用乾貝瑤柱煨的。金箔在湯麵泛着微光，她盯着碗裏漂浮的海參，遲遲不動筷。深夜起夜，我撞見廚房亮着暖黃的燈——母親正守着小砂鍋，骨湯在灶上「撲騰撲騰」冒着泡。她繫着那條藍圍裙，邊緣磨得發白的木棉花圖案在燈光下忽明忽暗。「城裏的麵線太硬，還是老家的軟和。」她舀起一勺清湯吹涼，霧氣蒙住她的老花鏡，「你嘗嘗，還是這個味兒。」

我端起碗，麵線滑過舌尖的剎那，時光突然倒流回老宅的清晨。母親往我碗裏夾了塊新炸的醋肉，油漬在藍布圍裙上洩開：「省着點花，媽不愛吃貴的。」湯裏的海米鹹鮮，麵線軟糯，醋肉的焦香混着芹菜的清涼，煎蛋的溏心在齒間化開——原來這碗麵線糊裏，藏着母親半生的節儉與疼愛，酸甜苦辣，皆是歲月熬煮的綿長。陶甕裏的蒸汽仍在升騰，恍惚間看見母親佝僂着背往灶膛添柴，火星子竄起又落下，像永不熄滅的晨光。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留一盞燈

王繼瓊

筆尖故事

窗外的梧桐葉在夜風裏簌簌作響，像是無數隻被月光浸透的手掌輕輕叩打破璃。我望着對面樓宇間零星的燈火，突然想起十六歲那年的深夜。網吧的霓虹燈牌在我身後明明滅滅，母親裹着褪色棉襖蹲在巷口，手電筒的光柱刺破黑暗，像一柄溫柔的長劍接住了遊蕩的靈魂。那年我沉迷在網遊世界，把父母的汗水兌換成虛假世界的盔甲，直到某個正午撞見在金燦燦麥浪裏佝僂着收割的雙親。父親脖頸上蜿蜒的汗痕被陽光鍍成銀線，母親揮鏟時揚起的麥芒落在她花白的鬢角，他們遞來的紙幣還沾着麥稈的清苦，卻在陽光曝曬下蒸騰出某種灼熱的溫度，燙得我掌心發顫。那天我把網吧會員卡折成兩半時，聽見金屬斷裂聲混雜着麥穗爆裂的輕響，而母親始終沒有詢問那些消失的補課費去了哪裏，只是每晚在我書桌前放一碗酒釀圓子，瓷勺磕碰碗沿的叮咚聲比任何說教都更震耳欲聾。

街角餛飩攤的老周總把收攤後的殘羹留給流浪貓，橘貓阿黃癱着腿聽他褲管時，他會用漏勺舀一瓢滾水澆在青石板上，升騰的霧氣裹着句輕嘆：「每個生靈都該有口熱乎的。」去年暴雨如注的夜晚，他支起塑料布給蜷縮在報刊亭簷下的少年擋雨，蒸籠裏最後三個包子在雨幕中騰起白霧，暖光穿透了整條潮濕的街道。那少年後來在菜場角落支起修鞋攤，總把老周磨破的圍裙邊角縫得比新布還密實。腫瘤病房的窗台上擺着個玻璃罐，裏面浮沉着幾粒紅豆，化療掉光頭髮的小薇總盯着樓下的梧桐樹說等最後一片葉子落下就放棄治療。某個雪後清晨，枯枝上突然綻開一抹新綠，老畫家顛顛舉着顏料盤的身影在晨光中凝成剪影——他連續七天舉着放大鏡調配丙烯顏料，直到風濕的指節再難彎曲。那抹永不凋零的綠意在輸液管裏流淌成少女覆單上「病灶消失」的字樣，而老人在春天來臨前安靜地走了，護士說他臨終前還囑咐要給病房窗台種滿太陽花。

家訪推開學生的出租屋門時，琴聲像月光般從防盜網裏漏出來。下崗的鋼琴老師正教女兒彈《致愛麗絲》，掉漆的琴鍵上擱着建築工地的安全帽，月光在琴譜上流淌成液態的銀河。女孩的校服袖口磨出了毛邊，可指尖躍動的音符卻讓水泥牆都變得柔軟。後來才聽說她父親在工地扛完水泥袋，總要在公廁水龍頭下把指甲縫裏的灰洗淨才敢碰琴鍵。三個月後女孩站在省賽舞台，工裝褲上沾着白灰的父親在觀眾席哭成了淚人，而評委們不會知道，那個讓全場靜默的降B大調滑音，是女兒特意模仿父親用砂紙打磨木材時的沙沙聲。

支教時遇到的山裏娃阿木曾把作文本上的「未來」寫成「末來」，歪扭的鉛筆字像懸崖邊搖搖欲墜的碎石。我們在草坡上放飛寫着心願的紙飛機，山風捲起他打了三個補丁的衣角，紙飛機在氣流中顛簸得像隻受傷的鴿鳥。就在它即將撞向山岩的剎那，夕陽突然破雲而出，為單薄的紙翼



●梧桐葉像無數隻正把月光紡成柔軟繩索的手。AI繪圖

鍍上金邊，那抹光沿着褶皺的紙痕流淌，竟托着它顛巍巍越過了最高的山脊。如今他成為村裏第一個大學生，視頻裏新建的圖書室傳出朗誦聲驚起滿山雀鳥，背景音裏還混着老木匠給書架擰螺絲的吱呀聲——當年給我們修課桌的老伯，現在正用布瀉口的手掌托起更多孩子的星空。夜市擺攤的聲啞夫婦總在收攤後用手語比劃星星，他們的指尖在路燈下劃出光的軌跡，比真正的星座更明亮。那晚小偷摸走裝錢的鐵匣，整條街的攤主默默湊出失竊的數目。賣糖畫的張叔把融化的糖漿拉成鳳凰，琥珀色的翅膀掠過每個裝零錢的塑料桶，火光映亮每張樸實的臉。後來他們的女兒考上特殊教育學校，在畢業典禮上用手語講述《小王子》，當她的指尖觸碰到「星星發光是為了讓每個人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顆」時，觀眾席亮起的手機燈光如星河傾瀉。如今她帶着孩子們在操場放夜風箏，那些閃爍的幾何圖形掠過教學樓頂時，總讓人錯覺星星落在了人間。

暮色漫過城市天際線時，對面樓宇的燈火漸次亮起。某個窗口飄出煎魚的焦香，某個陽台的綠蘿正順着晾衣繩攀爬，而母親留給遊子的夜燈永遠亮在玄關第三格抽屜——這些微弱卻執拗的光點多像人類文明的火種。老周遞來的薑茶在寒風裏畫出螺旋狀白氣，琴鍵上的月光至今還在某個女孩的婚禮上流淌，山脊上的紙飛機化作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摺痕，而聲啞夫婦的星星正在更多孩童的瞳孔裏生根。當我們學會在寒夜裏為他人留一扇窗，那些被照亮的靈魂終將成為新的光源，讓希望的漣漪在人間永恒擴散。

此刻晚風捎來遠處廣場的歌聲，沙啞的吉他弦上躍動着不成調的音符。醉酒的流浪歌手反覆哼唱着某句殘破的副歌，直到環衛工人在他腳邊放下半瓶礦泉水，直到晨跑的女孩往琴盒投了枚沾着體溫的硬幣，直到穿睡衣的主婦從六樓垂下裝着包子的塑料袋。破碎的旋律漸漸聚成潮汐，有人在唱每盞燈都是未眠的太陽，而梧桐葉仍在風中沙沙作響，像無數隻手正把月光紡成柔軟的繩索，好讓所有迷途者都能循着光回家。

(作者為中國微型小說學會會員、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

文學活動資訊

國學講座：古典詩歌選讀：《古詩十九首》選讀（六）
時間：7月20日（周日）14:15-15:45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講者：李學銘
語言：粵語
人數：名額105個，先到先得，額滿即止，不設候補。